

党风廉政及行风教育学习通知

(2026年7月)

各部门、各科室：

7月1日，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的医生吾哈斯·苏来曼荣获2026年“七一勋章”。现将共产党员网文章《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|“草原医生”吾哈斯·苏来曼：马背行医半生，守护牧区百姓健康》作为本月学习内容，请各部门、各科室积极学习吾哈斯·苏来曼同志扎根草原、守护牧民健康的先进事迹，对标榜样、自省自励，以过硬作风和医者仁心守护好每一名患者的健康。

附件：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|“草原医生”吾哈斯·苏来曼：
马背行医半生，守护牧区百姓健康

纪委办公室

行风建设办公室

2026年7月21日

附件：

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 “草原医生”吾哈斯·苏来曼： 马背行医半生，守护牧区百姓健康

盛夏时节，新疆塔城地区巴尔鲁克山草木葱茏。清晨，山下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加依勒玛街社区“吾哈斯健康服务室”里，早已坐满了前来问诊的群众。

诊桌后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仔细翻阅病历，不时叮嘱患者。虽然已年过七旬，他依旧声音洪亮、思路清晰。他，就是“七一勋章”获得者、牧民心中可亲可敬的“草原医生”吾哈斯·苏来曼。

50余载从医路，从风华正茂到霜雪盈头，从骑马奔波巡诊到坐诊便民服务室，吾哈斯累计接诊患者10万余人次，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，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。

在牧民们心中，他就像草原上的“120”。只要吾哈斯来了，人们的心里就踏实了。

“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，我就去哪里”

1955年，吾哈斯出生在裕民县一个普通农牧民家庭。辽阔草原赋予了他坚韧的性格，也让他从小就真切感受到牧区群众看病难、就医难的问题。

1969年7月，吾哈斯开始跟随当地赤脚医生学习，每当看到患者经过治疗减轻病痛，更坚定了他当一名医生的决心。

1975年，从塔城卫校毕业后，吾哈斯进入裕民县牧业医院工作，分配时他主动申请前往最偏远、最艰苦的牧区。有人不理解：“好不容易学出来，为什么往条件最差的地方去？”吾哈斯的回答很简单：“哪里的群众最需要医生，我就去哪里。”

一句承诺，一守就是半个世纪。

那时的巴尔鲁克山和库鲁斯台草原交通极为不便，没有柏油路，没有通讯设备，更没有救护车。

牧民逐水草而居，居住点分散在山谷、草场之间。出诊靠骑马，巡诊靠步行。一匹马、一个药箱、一支马鞭，就是他的全部装备。最远的冬牧场，单程就要一天多时间。如遇到暴风雪，常常连方向都辨认不清。为了给患者输液换药，他经常一出去就是三五天。但无论条件多么艰苦，只要有人求医，吾哈斯从未推辞。

“医生不仅要治病，更要帮人”

在哈萨克族习俗中，帮助新生儿剪断脐带的人被称为“脐带妈妈”或“脐带爸爸”。不久前，牧民阿勒嘎·热艾汗见到了孩子的“脐带爸爸”吾哈斯。“吾哈斯医生，没有你，我和孩子可能就不在了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阿勒嘎眼角的泪就涌了出来。

阿勒嘎至今仍记得，1987年11月的那场大雪，她预产期到期、出现腹痛，情况危急。吾哈斯接到消息后，立即背起药箱出发，冒着寒风大雪，骑马赶了十多里路。当吾哈斯掀开毡房帘子时，阿勒嘎已出现难产迹象。吾哈斯迅速打开药箱，开始助产。毡房外，风雪嘶吼了一夜；毡房内，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。

当孩子滑入吾哈斯的手中时，新的危险接踵而至：婴儿全身青紫，没有哭声和呼吸。吾哈斯判断孩子呼吸道被异物堵塞，立即俯身用嘴吸出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草原，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

几十年来，3200多个孩子经吾哈斯的双手降生。许多孩子长大后，依然亲切地称他“爸爸医生”。

吾哈斯对每一个病人都全力以赴。牧民开凯西·沃尔孜哈力曾因疾病饱受困扰，又因家庭贫困长期无法规范治疗。为了帮助他康复，吾哈斯免费诊治，还常垫付药费。每隔20天，他都要骑马随访。这一坚持，就是数年。最终，开凯西病情得到有效控制，几十年没有复发。

孤寡老人、困难家庭、残疾群众……谁家有困难，他总会主动伸出援手。在吾哈斯看来，“医生不仅要治病，更要帮人”，这份朴素的信念，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。

“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一说？”

吾哈斯把大部分时间给了牧民。

1981年父亲去世，吾哈斯在冬牧场巡诊，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女儿玛依拉回忆，小时候对父亲很陌生，他常年在牧区，四五个个月才能回一次家。

但玛依拉深深记得，暑假父亲骑马带上她去牧民家出诊的场景——“吾哈斯医生来了！”牧民们见到他们，像见到亲人一样热情。

有一次，她见证了父亲为产妇接生的过程。当婴儿的啼哭声传来，大家眼里满是感激和敬佩。“从那时起，我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——医生是伟大的职业。”玛依拉说。

玛依拉后来学了预防医学，毕业后回到家乡。“父亲嘴上虽没说什么，但可以看出他是最高兴的。”玛依拉说，上班第一天，父亲叮嘱她：“穿上白大褂，就要为百姓的健康负责。”

2015年，工作了40载的吾哈斯光荣退休，许多人劝他回家休息。这位1993年入党的老党员说：“共产党员哪有退休这一说？只是换个地方接着干。”在家只待了几天，他就背起药箱开始义诊。社区得知后，帮他建立了“吾哈斯健康服务室”。

2023年，他牵头发起“吾哈斯健康惠民行”志愿服务项目，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，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余场。义诊现场，吾哈斯如同熟识的老友，和各族群众闲话家常、细致询问身体状况。不少居民由衷感慨：“吾哈斯医生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。”

如今的巴尔鲁克山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：道路通了，网络有了，现代化医疗设备进入基层，牧民看病越来越方便，但吾哈斯的故事依然在草原上传颂。

当地群众常说：“草原上的花儿有多少，吾哈斯医生做的好事就有多少。”

2021年，裕民县将他的家打造成“吾哈斯·苏来曼小院”，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。院子里的旧药箱、泛黄的巡诊记录本、磨破的毡筒靴……一件件老物件都在讲述马背上的那段岁月。

傍晚时分，健康服务室里最后一位居民离开，吾哈斯合上病历本，整理好桌面。窗外人来人往，草原上的风依旧吹拂。吾哈斯深情地说：“总共救治了多少患者，我也说不清了。作为医生，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人民的健康，是我的责任。”

（来源：共产党员网、新华社）